



啊
十五岁

啊，十五岁

毕明 童星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

啊，十五岁

毕明 童星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7.0625印张 2插页 119千字

1984年12月第1版

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940

书号：R10173·656 定价：0.63元

第一章

苏涵要从初二（一）班调来初二（三）班。

今天上午，三班班主任林岚向全班同学宣布的这件事，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里，在三班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同学们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。

教室里，一个刚从外地来的，名叫江小敏的插班生，问他邻座的同学：“苏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们这样议论他？”

“他呀，全校有名的人物！”

“打架大王！”

“三科不及格的留级生！”

“唉，这一下，我们班的‘三好’红旗肯定保不住了。”

“认倒霉就是了。”

江小敏的这一声问，引来了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回答。大伙与其说是回答江小敏提出的问题，不如说

是借此机会发泄对苏涵的厌恶和不满。

走廊上，两个女同学倚着栏杆在那儿窃窃私语。

“我，我害怕极了。听说他打起人来又凶又狠，经常把人打得头破血流。”

“怕什么。我们不跟他说话，不跟他玩，不惹他就是了。”

“我，我旁边的座位还空着，要是把他安排在我旁边……”

“不会的。林老师说了，让苏涵和赵跃同桌。”

赵跃，三班的班长。此刻，他正在教室里跟几个班干部商量着什么。

“得先警告他一下，要他明白我们三班可不比一班……”

“对，咱们一块儿找他说去！”

“唉，林老师真是没事找事。怎么会同意把他调到我们班来？”

“就是嘛，没人要的坏学生……”

“明天就来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”赵跃打断了班干部们的议论，紧了紧腰上的皮带，胸有成竹地说，“我找他谈去。哼，他敢来咱们三班撒野啊？没门儿！”

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苏涵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竟会引起同学们这么大的反感，甚至恐惧？苏涵

为什么从一班调来三班？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

这许许多多的疑问，咱们得先解释清楚，否则，底下的故事就不好讲了。

还在读小学的时候，苏涵就是全校闻名的捣蛋大王。班主任拿他毫无办法，就连学校里最有权威的总辅导员也对他无可奈何。待到苏涵小学毕业时，班主任和总辅导员就象送走了瘟神般地舒了一口气。

上中学了，苏涵还是一如既往。记得在初一第一个学期的期中，原班主任由于年老体弱，再加上苏涵这个调皮大王经常把班级的秩序搞得乱纷纷的，他感到力不从心，无法胜任这一职务，于是，请求校长改换班主任。校长在无可奈何之际，派了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来担任这一班的班主任。

第一天，苏涵就给了这位新班主任一个不大不小的“见面礼”。

上课铃响了，教室的门虚掩着，室内寂静无声。新班主任怀着激动的心情推开了教室的门。没想到，一个废纸篓从门框上落了下来，套在了她的头上……班上顿时哄堂大笑。新班主任被弄得狼狈至极。校长来了，在校长的严词逼问之下，肇事者苏涵才不得不站起来承认了错误。苏涵因此受了警告处分。

这事刚了，又出了一件事。有位新来的体育教

员，苏涵见他文质彬彬，一副书生气，很是瞧他不起。有一天，体育课教跳高，开始先由体育老师做示范动作。横杆放在一米二的高度上。苏涵在老师起跳的时候，突然将横杆的一头提到一米五的高度。体育老师猝不及防，绊在横杆上，摔了一大交；眼镜碰破了，玻璃碎片在脸上划了一个大口子。

这一下苏涵可闯下大祸了，他受到了学校严重警告处分。

从此，苏涵算是出名了。

苏涵对老师都敢这么恶作剧，那么欺负同学就更不在话下了。那些力气与他不相上下的男同学，惹他不起，宁可离他远些；那些胆小怕事的女同学，简直视他为小魔王了。

这就是苏涵之所以会受到三班同学厌恶、不满和不欢迎的原因所在。

再说苏涵，他也早已明白自己在同学们和老师们的目中被摆在什么位置上。开始，他对这些还觉得无所谓，甚至对于自己的“强悍”还暗暗地有些洋洋自得呢。可是慢慢地，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头了。老师们讨厌他，同学们象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他。特别是班上的那几位班干部，更是对他投以一种鄙视轻蔑的眼光。苏涵明白了，在学校里，他已经成了一个到处都不受欢迎的人物了。

苏涵感到孤单，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。他心里虽然有改变自己现状的愿望，但又不愿意在大家面前表现出那种他向来瞧不起的软弱态度来，因此，他变得有些落落寡合了。慢慢地，他的心里产生了一股对抗的情绪。他想，反正自己是个坏学生了，反正自己已经受过两次警告处分了，那就破罐破摔吧。

于是，苏涵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班上的秩序，欺凌弱小的同学；在校外打架闹事，为所欲为。老师、同学和那些挨了他拳头的小孩子告到他家里，苏涵的爸妈除了责骂、拿竹鞭子狠狠地揍他之外，也别无他法。

在最近的一次班主任会议上，初二（一）班的班主任要求校长把苏涵调出（一）班，理由是她身体不好，能力差，没法管教苏涵这样的坏学生，而且还说如果不把苏涵调出（一）班，她就辞去班主任的职务。

校长看她态度这么坚决，也只好同意了。可是调到哪个班呢？要知道哪个班的班主任都不会欢迎苏涵这样的坏学生呀。正当校长犹豫不决时，林岚老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自告奋勇地揽下了苏涵。

林岚老师，今年二十七岁，她身体瘦小，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她是文革前的高中生，曾经下乡插过队；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由于教师奇缺，一个

偶然的机 会，她考进了短期师资培训班。毕业后，她被分配到这个学校任初一年段的语文老师。由于她勤于钻研业务，在工作上作出了突出的成绩，获得了学校领导、老师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。今年评特级教师时，她还曾被提过名呢。

林岚老师主动揽下苏涵，遭到了与会老师的反对。要知道，她带的班级是模范班级，德、智、体三方面几乎都在学校中名列前茅。这样好的班级掺进一个坏学生，真好比是一颗老鼠屎落进了一锅好汤，岂不令人惋惜！

校长请林岚老师再好好考虑考虑，跟她要好的老师也劝她快打消这个念头，免得吃力不讨好。但是林岚老师谢绝了大家的好意，还是执意要求将苏涵调到她班上来。就这样，苏涵从初二（一）班调到了初二（三）班。

第二章

苏涵来初二（三）班上课的前一天下午，放学的时候，三班的班长赵跃——这个比苏涵身材还要高大，而威信也挺高的男孩子就早早地等在学校附近。一俟苏涵走出校门，他就迎上去，把苏涵叫到一旁，先致了一通他个人的“欢迎词”。

他对苏涵说，二（三）班不是二（一）班，在这个集体中，捣乱分子是不受欢迎的。要想在这个集体中呆下去，只许表现好，不许表现坏。否则，他将受到全体同学的唾弃。

正当赵跃和苏涵谈话的当儿，三班的一些同学放学路过那儿，他们悄悄地对苏涵指指点点，偷偷地议论着。

苏涵从这一切迹象中看到了自己将要去的，依旧是一个不欢迎他的班级。

苏涵恼怒极了。他可受不了这种窝囊气。他恨恨地对赵跃说：“你们不欢迎我，我还不想去呢。”说



完就跑了。

本来，苏涵听到自己将要换一个新环境的消息后，是有过改头换面、一切从头开始的念头的。要知道，受孤立遭冷淡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呀。没人和他说话，没人和他玩，到处看到的都是些鄙视的眼光，那种精神压力已经使他觉得受不了了！

可是，班长的谈话，同学们的指指点点，再加上那晚苏涵回到家里，又被他爸爸狠狠地训了一顿，几重打击，使得苏涵想改过自新的决心荡然无存了。

第二天，苏涵背着书包跑到一个公园里呆了一整天。到新班级报到的第一天，苏涵就逃了学。

那天晚上，当市区早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，苏涵才没精打采地背着书包回家。他想，爸爸要是知道他逃学的话，一顿鞭子肯定是少不了的了。唉，准备着挨打吧。

苏涵万万没有想到，等在家里的，不是爸爸恼怒的脸色和粗粗的竹鞭子，而是林岚老师和蔼的笑脸和班长赵跃满含歉意的招呼。

林老师来了好一会儿了。她和苏涵的爸爸妈妈已经谈过话了。林老师深入浅出地向两位家长阐明了教育孩子不能简单粗暴，否则将会适得其反的道理。因此，苏涵的爸爸没有摆脸色给苏涵看，而是坐在一旁平静地抽着烟；苏涵的妈妈脸上也没有了往日那种恨

铁不成钢的神情。

这意外的场面倒使苏涵有些不知所措了。他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是打招呼好，还是不打招呼好。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，他惭愧地低下头去。

林老师见苏涵这种神情，便热情地迎了上来。她一边拉着苏涵的手，一边拉着赵跃的手，说：“苏涵，你们已经认识了，是吗？老师今天带赵跃来，是让你们交个朋友。”

交朋友？一个班长和我这劣等生交朋友？这女老师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？苏涵在心里琢磨开了。

苏涵以警惕的目光看看林老师，又看看赵跃。苏涵看到，犹豫不前的赵跃是在林老师轻轻一触下迎向他的。他马上意识到赵跃并没有诚心。

于是，苏涵退后一步，别转头去。他那神气好象是说，你嫌我，我还不稀罕你呢，反正井水和河水是流不到一起去的。

赵跃有些尴尬了。他想对苏涵说什么，可是苏涵那拒人千里的神情使他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气氛顿时僵住了。

苏涵的爸爸急了。他站起来指着苏涵骂道：“不知好歹的东西……”

林老师赶紧制止了苏涵的爸爸。她扶着苏涵的肩膀说：“苏涵，陪老师到外头走走，好吗？”

苏涵勉强地点了点头，不情愿地随老师走出家门。

赵跃在林老师的示意下回家去了。

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。蓝天上飘着几朵洁白的云彩，金色的星星眨巴着神秘莫测的眼睛，清凉凉的晚风中充盈着桂花馥郁的香气，马路边丝丝垂柳抚摸着行人的面颊。不远处，公园里璀璨夺目的霓虹灯吸住了人们的步履。苏涵默默无言地随着林老师往公园的方向走去。

林老师似乎并不急于对苏涵说什么，她一只手搂着苏涵的肩胛，一只手随意拨弄着路边那些垂挂下来的柳丝；随着她身体的移动，一根根柳丝从她的手掌上溜了下去。不知内情的路人一定以为这是一对亲热的姐弟在悠闲地散步呢。

其实，林老师的内心并不悠闲。在她没来苏涵家之前，她是已经拟好了一个谈话的方案，然而现在当她从苏涵的态度、神态和表情中了解到苏涵是个有着特殊个性的学生之后，她推翻了预定的方案。

此时，她迫切地感觉到，她现在要做的最紧要的事情，不是教育和帮助苏涵，而是要更进一步了解苏涵。是啊，只有真正了解了苏涵，才能谈得上帮助和教育嘛。

然而苏涵可不象清澈见底的小溪流那样让人一目

了然。年轻的林岚老师呀，你可知道，当你要求接受苏涵这个谁也不要的学生时，你是接过了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呵！

林岚老师这种悠闲的态度，使苏涵有些茫然，他开始感到这个身材矮小，脸色青青，一副弱不禁风样子的女老师，有点儿神秘莫测。

林岚老师领着苏涵在公园里的一张石椅上坐了下来，然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盒饼干说：“来，苏涵，吃晚饭吧，老师正好也饿着哩。”

林岚老师的这一提议，使苏涵饿了一天的肚子，突然咕咕地叫了起来。苏涵咽了一口唾沫，他真想吃呀，然而他怎么好意思呢？

林岚老师抓了一把饼干塞到苏涵的手上，自己也拿起一块咬着。

强烈的食欲使苏涵暂时顾不得什么了。他一下子往嘴巴里塞了三块饼干，香甜地嚼了起来。

师生间凝重的气氛开始消融了。

林岚老师漫不经心地指着游客寥寥的公园说：“这儿离你家这么近，你一定经常来这儿玩吧？”

苏涵点了点头。

老师的话引起了苏涵一连串的回亿。这不大不小的公园，曾经是他的自由的王国。从他记事起，他的许多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。他曾经在这儿玩过滚铁

圈，弹珠珠，捉迷藏，他也曾经在这儿和人打过架，摔过交……现在那些无忧无虑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光，似乎变得很遥远很遥远了。他开始品尝到一些不太好受的滋味了，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。在学校里他受到的是冷遇，在家里他得到的是打骂，而身边这个神秘莫测的女老师又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整治他呢？

苏涵想到这儿，食欲顿时没了，他把手上还没吃完的两块饼干放回到盒子里，眼睛直愣愣地望着面前一株孤单的树。

那也许是一棵樟树吧？它孤零零地独立在黑暗中，而在它的不远处，却有一片密集的树丛。这情景不正象他现在的处境吗？那一棵孤树是他，而那一片丛林则是讨厌他的同学和老师們。

苏涵不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苏涵这轻微的叹息，引起了林岚老师的注意，她顺着苏涵的视线望去……终于触摸到了苏涵游移不定的精神脉搏。

林岚老师沉吟了一下，问道：“苏涵，你认识你自己吗？”

苏涵想，这老师怎么提这不着边界的问题？一个人一天到晚不知会有多少次从镜子中，从洗脸水中，或者从偶然碰到的会反光的金属板中，看到自己的形

象，哪会有不认识自己的人呢！

苏涵有些不屑地看了老师一眼，这时林老师正以一种深沉的目光注视着他。这目光似乎有穿透力，它直接透视到了苏涵的内心深处。

“我不是指外表，而是指从内到外整个形象。”
林老师说。

苏涵低下头去开始认真地考虑老师提出的问题。

构成他这有血有肉，有思想有感情的，他的自我形象是什么样的呢？他感到有些迷惘、一下子讲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但当他认真地寻思之后，在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人们经常对他表露出的那种不友好的、憎恶的脸部表情，他从中看到了自我的真正形象……一个不堪一提的，被人唾弃的坏孩子。

苏涵颓唐了，他瞥了一眼那株伫立在黑暗中的，孤独的樟树，丧气地垂下头去，嘀咕道：“我是个谁也不要的坏孩子，对吧？”

“干吗要对自己这么悲观失望？你怎么会说谁也不要你？老师不是要你吗？”

“你以后也会不要我的。”

“不会的。苏涵，你能看到自己的缺点，说明你还有改正缺点的决心，老师帮助你改，好吗？”

“我改不了了，谁也不会相信我会改好的。”

“难道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？”